

SUDAN
苏丹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
非洲译丛系列
总编 刘鸿武

ERITREA

BARAKA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I DIDN'T DO
IT FOR YOU

HOW THE WORLD USED
AND ABUSED A SMALL
AFRICAN NATION

[英] 米凯拉·容 著
延飞 译

我不是 为你打仗

——世界背弃一个非洲小国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
非洲译丛系列
总编 刘鸿武

UDAN
苏丹

SAHIL
Nak'fa

ERITREA
BARAKA 厄立特里亚

I DIDN'T DO
IT FOR YOU
我不是
为你打仗

ASmara
HAMASEN
Adi Ugri
Dek'emhare
Adi K'eyih
AKALE GUZAY

Red Sea
红海

DAHLAK
ARCHIPELAG
Dehalak Deset
Mersa Fatma

HOW THE WORLD USED AND ABUSED A SMALL AFRICAN NATION

——世界背弃一个非洲小国

HOW THE WORLD USED AND ABUSED A SMALL AFRICAN NATION

[英] 米凯拉·容 著
延飞 译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23-2010-073号

I DIDN'T DO IT FOR YOU

Copyright © 2005, Michela Wrong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不是为你打仗: 世界背弃一个非洲小国 / (英)
容(Wrong, M.) 著; 延飞译.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书名原文: I Don't do it for You: How the World
Used and Abused a Small African Nation
ISBN 978-7-5482-02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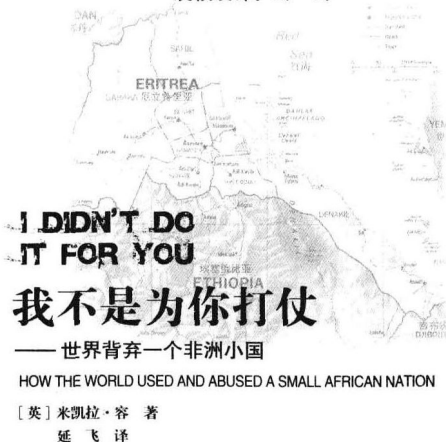
I. ①我… II. ①容… ②延… III. ①厄立特里亚—
历史 IV. ①K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9037号

责任编辑: 赵红梅

陈秋月

装帧设计: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宝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0296-7

定 价: 32.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译 序

延 飞

2006年初，我赴任厄立特里亚。欧美、阿拉伯和其他非洲国家驻厄使节竞相推荐我读英国作家米凯拉·容的《我不是为你打仗——世界背弃一个非洲小国》，称此乃他们案头必备之书。

我18年后重返非洲之角，自信相当了解这个地方。然而反复读这本以及其他一些书之后，方体会到“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也越多”此话不无道理。虽然我不能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对书中有些说法也认为值得推敲，但深感该书颇有参考价值。2008年我在探亲途中顺便到伦敦面见作者，听她讲前几年实地调查和采访写书的艰辛。

赴任前，我也遇到过作者开篇写的那种尴尬。我的中学同学大都不知道有个厄立特里亚，我的同行同事则说，不就是从埃塞俄比亚分出去的那个地方。中非合作论坛召开北京峰会时，与会的伊萨亚斯总统发现，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相关片头用的非洲地图是14年前旧版，居然没有厄立特里亚这个国家！

从1977年踏入非洲研究领域起，我就关注非洲之角。10年后，我首次驻外来到亚的斯亚贝巴。两年里探访过埃塞不少地方，唯独没去成战乱的北方。1987年，国内高级代表团访埃塞，我提出，尽量避免谈及“厄特问题”，因为当时说不准那是“民族分离”还是“民族独立”。领导从善如流，采纳了我的建议。

如今知道另有一种说法。百余年前，这里只有几个部落联盟。意大利人赶走占据红海沿岸几百年的埃及人，开辟第一块意属非洲殖民地，取名厄立特里亚（红海之滨），并攀上荒凉高原创建阿斯马拉城。20世纪几个国家先后占领这里，牺牲当地民族的利益，以求大国之间势力平衡。厄特民族一直不停斗争，最后打了30年游击才获独立。

1941年，英军从苏丹打进厄特并击溃意军。一个小上尉赶走跑来祝贺的厄特老嫗，丢下一句“我不是为你打仗”，暴露不少大国对厄特不屑一顾

的心态。10年后，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不顾民族自决原则，生造埃厄联邦。又10年，埃塞吞并厄特，“世界背弃一个非洲小国”。

意大利总督说：我不是为你建国，而是从此建立新罗马帝国。

英国小军官说：我不是为你打仗，而是从这里拆迁厂矿设备。

美国国务卿说：我不是不为你想，而要保障美国的战略利益。

塞拉西皇帝说：我不是为你联邦，而是确保得到我的出海口。

苏联总书记说：我不是为你作战，而是南下非洲与美国争霸。

现今时髦的“国际关系学”主张，国际政治就是强权政治，鲜有正义可言。不过，厄特几易其主，都是外人统治，当地人最大的不安全感就源自“屡遭背弃”的经历。

我佩服作者的求知热情和敬业态度。“记者的作用是起草当代历史的初稿”。她常驻非洲时，多次访厄特、埃塞和相关欧美国家以及联合国总部调阅档案资料、采访各色人士，掌握一手材料，方成此书。特别是她充分利用近年解密的英美政府和情报机关文电，发掘不少以前鲜为人知的史料，以全球地缘战略的视野考察厄特以及埃塞的历史与现状。近年来，非洲几乎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似乎大家都知道一点。但不少人，包括一些研究非洲的学者、在非洲工作过的人，也不一定了解得很多很深。

作者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中华古训讲，兼听则明。此书至少可以作为参考。我在厄特工作期间以及离开之后，一读再读，均有所悟，发人深省。如今我面对非洲，再不敢简单答题、轻下结论。

作者的纪实写法文字生动，以小见大，写出了当地民族的特性和非洲的特性，也不妨我们这些研究非洲的人学习借鉴。

2010年10月

前言

[英国] 米凯拉·容

深夜，开罗机场中转候机厅里，大多数旅客不堪长途旅行，早已昏昏欲睡。外面日光灯下，三位身着彩色“布布”大袍的塞内加尔女商贩冲着柜台里面的机场官员尖声叫喊，对方一脸冷漠，一声不吭。阿拉伯人并不直接侮辱黑非洲人，然而冷酷的态度更加伤人。一群尼日利亚青年，浑身刺鼻的鱼干腥味，蜷缩在塑料圈椅里。埃及航空公司雇员不愿安排他们去机场旅馆，他们似乎并不在意，疲惫不堪早已压倒了满腹怨气。

隔着几个座位，一个巴基斯坦中年商人拿出名片，急于同我搭茬，抱怨埃航弄丢了行李，“埃航太差”。我说，是的。他在一家肥皂粉公司工作，长年奔波于非洲和中东，发掘市场。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记者，正在写一本关于厄立特里亚（Eritrea）的书。要去那里采访。”

他眉头紧蹙，显然没听清楚，“写阿尔及利亚（Algeria）的书？”

“不，不是阿尔及利亚。是厄立特里亚。”

“尼日利亚（Nigeria）？”

“不对。”

他又瞎猜一个，“阿拉伯半岛（Al_ Jazeera）？”

“不是。不对。是厄立特里亚。”我像老师教学生发音那样夸大唇形的变化，寻索解释清楚的简单方法，“那是红海沿岸的一个小国，曾是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我在这里等着转机，只有两小时的航程。”

走南闯北的他颇为难堪和尴尬，“对不起，但我确实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

我写此书的四年中经常会遇到同样的对话。一提到我在研究厄特，对方的反应都是同情地点点头，陷入沉思，哑口无言，费力猜想我是在谈廉价航空公司、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或是某种无名的骡马疾病。我发现其他书面

记录也对此一无所知。我读过关于装饰艺术后现代派建筑史的书，从未提及阿斯马拉，而这座城市有着这些建筑风格最为完美的范例。我涉猎过大量美国情报机构的档案，它们不是不提厄特曾是华盛顿重要监听基地之一，就是矢口否认。

起初我感到惊愕，渐渐开始忿怒。随着我对厄立特里亚的了解愈深，愈加抑郁不平。厄特绝非人们所传的那样落后闭塞，其历史遭遇同殖民帝国和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紧密相关，它曾令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垂涎三尺，曾令自诩为所罗门王后裔的埃塞皇帝以及法西斯独裁者得寸进尺。

我为此打抱不平，常会对英国同胞说，“我们统治那个地方达十年之久”；如果对方是美国人，“冷战时代美国在厄特占有最重要的间谍基地”；对意大利人我干脆直眉瞪眼，“那是你们最早的殖民地，你们的‘长子’。你上学时老师没有教过你吗？”

历史都是由征服者编纂的，更准确地说，是征服者抹杀的。如果厄立特里亚被人们遗忘，肯定与众多昔日主子和插手列强不无干系，从意大利到英帝国，从美国到苏联，从以色列到联合国，当然不应忘记最可怕的占领者埃塞俄比亚。它们在那里作恶多端，若要细论这些胜利者的种族主义狭隘心态、冷血权谋和残暴手段，简直令人不敢想象，最好还是遗忘这些历史插曲。既如此残酷无情，又如此冷酷多变，又有哪个民族真正愿意记住这些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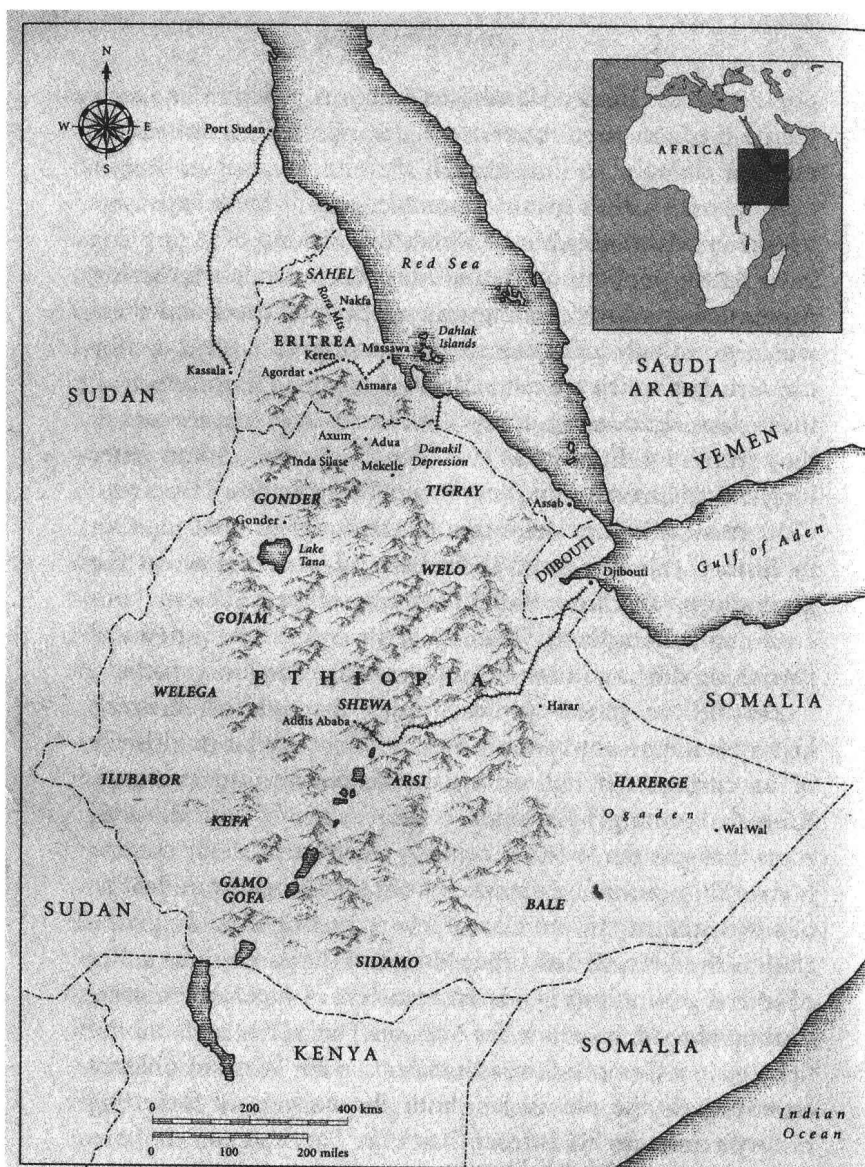
每天的新闻都提醒我们，虽然殖民掠夺和冷战错误的受害者并未写下这些作为世界的集体记忆，但是他们也不会像征服者那样懒惰健忘。常去发展中国家的西方人都有体会，当地民众情绪激愤地列举确凿事实，痛诉殖民主子犯下的罪行，说明他们心中的创伤并未愈合。西方人首次听说这些被人遗忘的血腥屠杀和殖民者的背信弃义，这种同仇敌愠是整个民族认同的基础。他们茫然不解，“为什么这些人至今耿耿于怀，反复提起这些事？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我们这样，忘记过去向前看？”这种想法恰似9·11之后美国人的困惑，“他们为什么这么恨我们？”厄特的遭遇为这种疑惑提供了部分答案。越是需要别人谅解的人，越容易慨然不念旧恶，而从未感受公正待遇的人对昔日苦难则记忆犹新，深知虐待滋味的民族创巨痛深，几十年来没齿不忘，这种习性令人不寒而栗。

很难想象还有哪个非洲国家像厄立特里亚这样惨遭外来列强的彻底蹂躏。一位厄特学者曾对我说，“我的祖国历史上吃过很多苦。实际上，除此之外，她一无所有。”如同巴勒斯坦、卢旺达、东帝汶或是北爱尔兰，厄立

特里亚的厄运说明一个真理，说到地区动荡和民族涂炭，国家的大小其实无关紧要。20 世纪 50 年代联合国给厄特炮制了一部遗害匪浅的宪法，埋下此后 30 年游击战争的种子，当时厄特的人口刚过百万。1991 年，强大的埃塞军队败给他们不屑一顾的厄特“一小撮匪徒”，厄特人也没有今日大曼彻斯特的居民多。厄特像个海外行省，不及美国中等规模的州大，且大部分地方渺无人烟，但是厄特人民的呼声最终无人敢于忽视。厄特的历史证明，怨恨得不到化解，日积月累，终将震撼几个大陆，几个世纪不得平息。听任“小小”冲突不断恶化，足以不可思议地摧毁庞大的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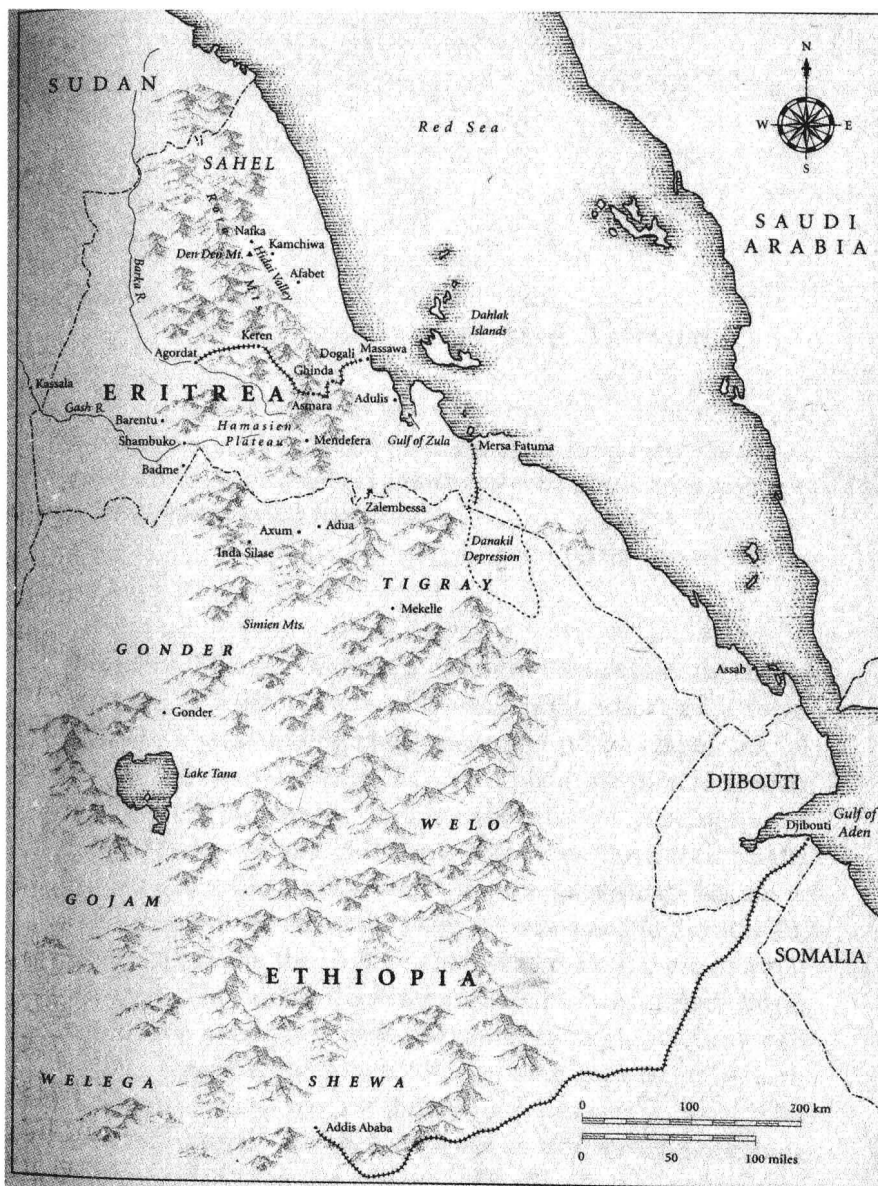
本书写于厄立特里亚面临历史上最严峻挑战之时，这是一本关于背叛的书，几代人屡遭世人背弃，众叛亲离的预感既能造就一股超强的内在力量，也能扭曲一个民族的心理情结，将这个民族推上乖戾孤僻之路。

厄特历史并非绝对与世无关，其国民并非天生执拗倔强。表面上看极为独特的民族气质，自有其逻辑根源，而且对西方读者来说，这些特质都与他们自己的祖国不无关系。这些各色的特性与 19 世纪意大利文人的自负虚荣美梦，与英国女权运动斗士同英国傲慢官僚作风的冲突，与几代美国大兵的无知怪僻举止，都不无关系。在超级大国放肆干预他国事务的这个新时代，反恐取代反共，成为西方军事冒险的借口。忘记历史教训就会面临危险，这句老话当前尤为中肯。作为西方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厄立特里亚应成为长鸣的警钟，告诫我们三思而后行。若忘记我们在此类偏远前哨基地扮演的角色，我们将要自食其后果。



**Eritrea—Ethiopia border as defi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Boundary Commission
on April 13, 2002**

2002 年 4 月 13 日，国际边界委员会确定的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的边界



**Eritrea—Ethiopia border as defi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Boundary Commission
on April 13, 2002**

2002 年 4 月 13 日，国际边界委员会确定的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的边界

Contents 目录

1 / 译 序

1 / 前 言

1 / 第一章 云端之上的城市

12 / 第二章 最后的意大利人

26 / 第三章 钢铁铸成的蟒蛇

41 / 第四章 令人生畏的绝壁

51 / 第五章 示巴女王的诅咒

61 / 第六章 女权干将的搅局

80 / 第七章 “野人到底要什么？”

94 / 第八章 不堪回首的日子

105 / 第九章 价值千金的要冲



116 / 第十章 监听与声色犬马

125 / 第十一章 犹太之狮的末日

130 / 第十二章 飞车杀敌与窃取

139 / 第十三章 埃美中止一段情

146 / 第十四章 家乡草地绿油油

157 / 第十五章 武器与人的关系

167 / 第十六章 “何时才发新袜子？”

181 / 第十七章 毫无价值的村庄

195 / 第十八章 “还是凡夫俗子好”

202 / 大事年表

205 / 参考书目



第一章 云端之上的城市

“稀薄的空气有着梦幻般的质地，映衬着天空瓷器般的蓝色。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回眸，他都感受到令人陶醉的宁静。”

——詹姆斯·希尔顿《消逝的地平线》

无论何时我着陆阿斯马拉，都会想起少时读过的一本小说。那是一个飞行员自己劫持小飞机的故事。紧急降落在喜马拉雅某个偏僻之处后，飞行员即因伤势过重而死，来不及向一头雾水的乘客解释他异乎寻常的怪诞举动。他们爬出飞机残骸，看到一位干瘦老僧，他带他们走到藏匿在群峰之上的一座城堡，任何地图上均未见有此隐秘城市的踪影。他们来到了香格里拉，阵阵冰川寒气逼人，他们从高山峻岭俯瞰世界，与僧人一样平静超然，思路异常清晰，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但他们逐渐了解到，自己必须作出可怕的抉择。他们可以永远留在香格里拉，因为此地主人几乎要“发现”永葆青春的秘诀。他们也可以重返熟悉的喧嚣生活，最终像凡人一样死去，回到平原四处觅食。

从开罗飞到阿斯马拉，总找不到抵达一国首都的感觉。

厄立特里亚是个狭长三角，斜扣在南边大邻国埃塞俄比亚的头顶上。即使看卫星照片，厄特也是一片不毛之地，不宜人类居住。从飞机舷窗望下去，暗褐色荒原连绵不断，只有海边沙滩呈现一丝青绿，当你冒险下到海边，令人窒息的灼热顿时令美感消失。稍远处的达赫拉克群岛只有薄薄一层绿色。从外空俯瞰，粉白色狭长沙滩从马萨瓦港沿西北直达苏丹边境，另一长条黑石路往东南遥指吉布提，火山熔岩流过之处比月球地表还要狰狞可畏。这里是著名的达纳基勒洼地，据说是地球上最热之地，就连枯瘦的阿发部落人也惧怕此间夏季高温。沿海狭窄平地后面，危峰兀起，层峦叠嶂，峡谷空旷，河床干涸。仅在厄特西部与埃塞接壤的一角，加什和巴尔卡两条河长年流淌，西部低地坡度平缓，雨水滋润着树木和庄稼。

然而，并非荒凉而是高度，使得阿斯马拉的地理位置同香格里拉一样独特。19世纪末，殖民厄特的意大利人为躲避红海的灼热，爬上中部高原^①。重力法则在此失效，去阿斯马拉的飞机自然是向上爬升，但在抵达那里时，乘客似乎感觉不到下降，几乎来不及看清层层梯田、褐色平原、盘山白路形成的一个个同心圆，机轮已经落地了。阿斯马拉海拔7 600英尺，即1.5英里高。山上寒冷清新的空气稀薄，飞机降落时，飞行员必须踩死刹车，机轮发出刺耳的尖声，以免冲出跑道。起飞更难，飞机在跑道上缓慢加速，寻找空气动力摩擦，否则就会冲入高深的草丛。

来到城郊云崖边，脚下是万丈深渊。放眼望去，雄鹰冲向天空，跃进蓝色薄雾，近处山巅、远处深谷和迢迢大海，一概影绰不清。在这种高度，只有最强劲的云才能爬上高原飘过此城。受重力的影响，积云宛如鸭绒被堆在地平线边上。因此，这里的天空一年中多数日子一片湛蓝。西方城市夜晚，橙黄路灯令星星失色。阿斯马拉的旅馆为节省成本，房间里只点20瓦灯泡，因此城市光亮不强，站在街头仰起脸，似乎伸手可及斜挂头顶的新月，群星就在眼前闪烁。当你在黑夜飞离阿斯马拉，仿佛乘上希腊神话中的人鸟，离开地球直入银河。

白昼的太阳近在咫尺，日光强烈，刺裂嘴唇，催皱面颊。树荫下颇感寒气袭人，皮肤却很快晒得黝黑。当地人裹上取下白棉纱披肩以对付剧烈温差，外来者则神经质地频繁增衣减衫。正午阳光暴晒，令人知觉迟钝，色感淡化，整个世界变成曝光过度的黑白风景照。街上行人只留下暗色剪影，老姬裹着披肩躲在伞下，学生手举书本挡住眼睛。

在高原上，肺腑必须努力给血液泵送足够的氧气。初到阿斯马拉的人往往感到饮酒很快上头，几杯当地啤酒下肚，就像灌了几瓶红酒，醉得东倒西歪。加上时时想起郊外陡崖的垂直落差，空气稀薄能使人的性情更加变化无常。同样来自高原的瑞士侨民告诉作者，“我们是在2 500米的高原上，缺氧对人的大脑影响很大。这里的人有点精神失常。”厄特人生性鲁莽，反应过激，好走极端。

阿斯马拉本身就是殖民蠢举的一个大纪念碑。意大利人在建筑方面丧失理智。首都之外，山坡上零星点缀着石垒陋屋和草顶圆棚。但在城内，1930年代墨索里尼短命第二罗马帝国时期的设计师则表现出完全格格不入的现代

^① Kebessa 厄特中部高地，居民为操提格雷尼亚语基督徒，包括历史上的哈马西恩（Hamasién）、阿克勒古宰（Akele Guzai）和塞拉耶（Seraye）诸省。

派创造热情。他们设计的电影院都是 20 世纪上半叶装饰派艺术的华丽殿堂，堪与好莱坞媲美。现代公寓小区崇尚技术和速度的先进。法西斯的建筑师设计的加油站宛如巡航途中的战机，办公楼貌似冲入轨道的火箭。工厂房檐近乎凸起的船头，窗户活像圆形舷窗，令人想起乘风破浪的远洋巨轮。拱廊商业街则有如倚山傍坡拐弯的火车头。

如今，早年大而不当的建筑已经失去鲜明淡雅的色彩，杏黄、粉红和草绿楼房破旧，外墙灰泥脱落，斑痕累累。红眼灰鸽蹲在残断雨水管上咕叽，生锈的波斯百页窗歪七扭八地半悬空中。不过，九重葛红绿花毯悬垂在院墙上，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间杂着争相怒放的紫楹花，绚丽夺目。阿斯马拉无疑是非洲最美的首都。

小城命运多舛，因而美丽中带有一丝忧郁。1970 年代，忘乎所以的开发商毁掉了内罗毕闹市区，在拉各斯筑路建桥，搞得一片混乱。战争冲突却将阿斯马拉锁定在时间隧道，不经意留下一笔建筑艺术财富。企业家虽然有钱，但没有理智和鉴赏能力，破坏了其他非洲殖民地城市的特性。厄立特里亚多年陷于从埃塞俄比亚分离出来的战争，从而导致经济停滞，反而有效保存了阿斯马拉的纯正品系。

作者首次访问阿斯马拉时，仿佛走进一个我意大利外公备感亲切的世界，一个我只在家族相册中看到过的意大利，因为这在欧洲已经不复存在。这种怀旧之情使得我每次重返此地颇感兴奋。昵称“小老鼠”的菲亚特 500 微型轿车早从罗马街头消逝，却仍在阿斯马拉大道上勇敢疾驶，只是速度很慢。阿斯马拉人并非钟情这该进博物馆的老爷车，而是厄特几十年来未进口新车。城里家家酒馆清一色卖无商标褐色矮瓶啤酒，由于很难见到昂贵的外国淡啤酒，无需给此间唯一的啤酒认定商标。“蓝领阶层”在西方已是学术抽象名词，我看到厄特的工人依旧穿着蓝色连身工装，大为震惊。白领阶层的正装西服挂在裁缝铺尘封的橱窗里，和手工油漆的商店招牌一样古色古香。

常去非洲的人都熟悉“发现殖民遗传特征”的智力游戏。安哥拉的秘书不擅文案，是葡萄牙人惯成的地中海情性，还是马克思政权养成的官僚体制失效？西非领导人夸夸其谈，法国人能说会道的遗毒，还是部落头人废话连篇的翻版。比较英国、法国、葡萄牙或比利时，哪个殖民主子留下的心理印迹最深？有些地方，殖民历史只是给恢复力强的本土文化留下浅淡痕迹，在另一些地方，殖民创伤似乎永远无法愈合。在河边城市基桑加尼，我看到刚果贫民寄宿于冷酷探险家亨利·斯坦利的破败别墅，几十家人挤进原来放

置钢琴和悬挂枝型吊灯的房间，并在屋里清洗水桶。白人横行霸道，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在茫然的当地人眼里，白人的建筑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庞然大物，就像切·格瓦拉曾在赤道森林里看见部落首领炫耀地戴着摩托头盔一样怪诞。但在厄立特里亚，情况则相反，文化移植十分成功，崭新外壳形成自身独特的光彩。当我谈起自己家世，厄特人就会说，“你是半个意大利人？那你有一半属于这里。”每逢周末，阿斯马拉周边到处可见一队队着紧身短裤的骑车人从羊群中飞穿而过，继承了意大利人的体育癖好。唧唧喳喳的燕子朝罗马天主教圣母堂的台阶俯冲而下，天主堂的钟鸣声与清真寺的宣礼和东正教的祈祷此起彼伏。成群少女蜂拥奔出校门，一律身穿昔日意大利校园尽人皆知的花色无袖长裙。咖啡馆里意大利咖啡机不断淌出卡普契诺（cappuccino）和蒸馏咖啡。街头巷尾时常耳闻熟悉的意大利语。

每到晚间，数百黑发青年手挽手漫步解放大道上，待字阁中的姑娘叽叽喳喳，眉眼传情。每逢周末，厄特中等收入家庭带着点心互相拜访，幼女头系彩色丝带，身着百褶花裙。这些都不能算是殖民统治带来的恶俗。或许厄特山区同意大利南部丘陵地带相似，或是意大利南方人多有阿拉伯血缘，肤色也同厄特人一样黧黑，意大利人从未把这块殖民地看做是异国他乡。某种程度上，两者融为一体，意大利殖民者留下的浅肤色混血儿就是这种密切关系的永久见证。

厄特人并不喜欢这种关系，每每谈及在法西斯年代遭受的虐待都义愤填膺。他们当年看见白人迎面走来，就要让到道旁排水沟，不得玷污人行道。一位白发老人眼中冒火，“如果做错一点小事，意大利人就会狠狠踹你一顿。”不过他们心里爱憎参半。厄特人没齿不忘意大利人的种族歧视。但他们知道，正是意大利殖民统治才使得厄立特里亚有别于南面一度做主子的埃塞俄比亚。意大利的殖民占领永远改变了一切，厄特人再也无法接受沦为埃塞一个省份的命运。厄特人常好夸耀，“意大利给我们留下世界上最好的工业基础设施，我们的工人得到良好教育，技术进步，各方面都胜过埃塞。”但转身又抱怨法西斯的教育政策令他们落后愚昧，丧失尊严，“只让我们父辈读四年书。”意大利殖民的经历在厄特和埃塞两边各自国家认同感中都占据重要位置，互相较劲比力。伊萨亚斯^①总统在1999年4月19日接受《美

① Isaias Afewerki, (当地不称姓只呼名——译注) 厄立特里亚总统，原厄人阵总书记。1946年出生于阿斯马拉郊区。他中断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工程系学业，加入厄解阵，被送到中国培训。他逐渐对解阵失望，与同仁共创厄人阵。

国之音》和《经济学人》记者采访时透露，当年独立战争期间，仅是厄特人吃意大利面条这种习惯就足以引起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厄人阵）战士同埃塞北部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①盟友之间的摩擦，饮食爱好竟成为自豪与自卑的分水岭。

但最令厄特人耿耿于怀的却是晚近那段历史坎坷。1996年，我为《金融时报》到厄特撰写国别调查报告，深感独立战争深深融入厄特民族的思维和语言之中。厄立特里亚弱者得胜，令资本主义西方和共产主义东方的政治分析家狼狈不堪，从厄特人的常用词汇即可知道外界对这个地方其实一无所知。厄特的许多理念都用专有名词。“武装斗争”特指抵抗埃塞统治的30年游击战争，“阵线”或“运动”特指厄人阵^②，“前线”或“萨赫勒”（阿拉伯语“沙漠边缘”之意），是毗邻苏丹的烈日暴晒之地，厄人阵把当地心地善良的平民都变成了铁石心肠的斗士。“战士”专指为“运动”而战的男女老少。“战略撤退”并非撤退，厄特人从不退却。这个词专指1977年苏联支持埃塞军队大举进剿，厄人阵部队转入山区坚持斗争的经历。最重要的名词及其动词形式是“解放”，是指1991年埃军溃退，厄特人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新政府自然还要重新命名街道：解放大道，英雄大街，革命大道，知识大街。

阿斯马拉主街两侧多有壁画，反映的都是那个至今仍旧光彩夺目的英雄时代。画中男女青年穿短裤蹬凉鞋，匍在山坡痛打米格，围着篝火跳舞祝捷。这些模特原型如今就在人群中散步，如今已是中年，面临新建民族国家的艰巨挑战。两个男子相遇街头，都会紧握双手，右肩互撞三次。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行撞肩礼时，看上去像角斗的雄鹿；老同志见面则欢喜地眯起双眼，把头埋进对方的肩窝。厄特人这种独特的撞肩礼源于农村，后来成为“战士”之间的特殊礼节，表示曾经并肩战斗，虽很少谈起，却终生难忘。

① Tigray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TPLF 提人阵) 1970年代中期在提格雷省兴起的马列运动。因意识形态和战术分歧，同厄特诸解放组织关系紧张。但在1988年同意与厄人阵进行军事战略合作，战胜埃塞军政权。

② 厄特武装斗争系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Eritrean Liberation Front, ELF 厄解阵）发起。厄特穆斯林于1960年在开罗创立解阵，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密，起初，基督徒和穆斯林成员都有。1970年代初，一批高原基督徒分出去成立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EPLF 厄人阵）。两派之间的内战为埃塞所用。到1980年，人阵声望压过解阵，解阵残部退入苏丹。两派均接受马克思主义，人阵在胜利前夕逐渐淡化共产主义色彩。